

《稻草人》和其他童话



目 次

一粒种子	1
画 眉	8
玫瑰和金鱼	18
跛乞丐	28
快乐的人	40
稻草人	48
聪明的野牛	60
古代英雄的石像	67
书的夜话	75
皇帝的新衣	85
含羞草	96

蚕和蚂蚁	108
熊夫人幼稚园	116
“鸟言兽语”	124
火车头的经历	134
后 记	150
编者的话	152



一粒种子

世界上有一粒种子，象核桃那样大，绿色的外皮非常可爱。凡是看见它的人，没一个不喜欢它。听说，要是把它种在土里，就能够钻出碧玉一般的芽来。开的花呢，当然更美丽，不论是玫瑰花，牡丹花，菊花，都比不上它。并且有浓厚的香气，不论是芝兰，桂花，玉簪，都比不上它。可是从来没人种过它，自然也就没人见过它的美丽的花，闻过它的花的香气。

国王听说有这样一粒种子，欢喜得只是笑。白花花的胡子，密得象树林，盖住他的嘴，现在树林里露出一个洞——因为嘴笑得合不上了。他说：“我的园里，什么花都有了。北方冰雪底下开的小白花，我派专使去移了来。南方热带，象盘子那样大的莲花也有人送



来进贡。但是，这些都是世界上平常的花，我弄得到，人家也弄得到，又有什么希奇？现在好了，有这样一粒种子，只有一粒。等它钻出芽来，开出花来，世界上就没有第二棵。这才显得我最尊贵，最有权力。哈！哈！哈！……”

国王就叫人把这粒种子取来，种在一个白玉盆里。土是御花园里的，筛了又筛，总怕它还不够细。浇的水是用金缸盛着的，滤了又滤，总怕它还不够干净。每天早晨，国王亲自把这个盆从暖房里搬出来，摆在殿前的丹陛上，晚上还是亲自搬回去。天气一冷，暖房里还要生上火炉，热烘烘的。

国王睡里梦里，也想看盆里钻出碧玉一般的芽来，醒着的时候更不必说了，老坐在盆旁边等着。但是哪里有碧玉一般的芽呢？只有一个白玉的盆，盛着灰黑的泥。

时间象逃跑一般过去，转眼就是两年。春天，草发芽的时候，国王在盆旁边祝福说：“草都发芽了，你也跟着来吧！”秋天，许多种子发芽的时候，国王又在盆旁

边祝福说：“第二批芽又出来了，你该跟着来了！”但是一点儿效果也没有。于是国王生气了，他说：“这是死的种子，又臭又难看，我要它干么！”他就把种子从泥里挖出来，还是从前的样子，象核桃那样大，皮绿油油的。他越看越生气，就使劲往池子里一扔。

种子从国王的池里，跟着流水，流到乡间的小河里。渔夫在河里打鱼，一扯网，把种子捞上来。他觉得这是个希奇的种子，就高声叫卖。

富翁听见了，欢喜得直笑，眼睛眯到一块儿，胖胖的脸活象个打足了气的皮球。他说：“我的屋里，什么贵重的东西都有了。鸡子那么大的金刚钻，核桃那么大的珍珠，都出大价钱弄到手。可是，这又算什么呢！有的不只我一个人，并且，张口金银珠宝，闭口金银珠宝，也真有点儿俗气。现在呢，有这么一粒种子——只有一粒！这要开出花来，不但可以显出我高雅，并且可以把世界上的富翁都盖过去。哈！哈！哈！……”

富翁就到渔夫那里把种子买来，种在一个白金缸里。他特意雇了四个有名的花匠，专门经管这一粒种子。这四个花匠是由三百多人里用考试的办法选出来的。考试的题目特别难，一切种植名花的秘诀，都问到了，他们都答得头头是道。考取以后，给他们很高的工钱，另外还有安家费，为的是让他们能安心工作。这四



个人确是尽心尽力，轮班在白金缸旁边看着，一分一秒也不断人。他们把本领都用出来，用上好的土，上好的肥料，按时候浇水，按时候晒，总之，凡是他们能做的他们都做了。

富翁想：“这么样看护这粒种子，发芽开花一定加倍快。到开花的时候，我就大请客。那些跟我差不多的富翁都请到，

让他们看看我这天地间没第二份的美丽的奇花，让他们佩服我最阔气，最优越。”他这么想，越想越着急，过一会儿就到白金缸旁边看看。但是哪里有碧玉一般的芽呢？只有一个白金的盆，盛着灰黑的泥。

时间象逃跑一般过去，转眼又是两年。春天，快到宴客的时候，他在缸旁边祝福说：“我就要请客了，你帮帮忙，快点儿发芽开花吧！”秋天，快到宴客的时候，他又在缸旁边祝福说：“我又要请客了，你帮帮忙，快点发芽开花吧！”但是一点儿效果也没有。于是富翁生气了，他说：“这是死的种子，又臭又难看，我要它干么！”他就把种子从泥里挖出来，还是从前的样子，象核桃那样大，皮绿油油的。他越看越生气，就使劲往墙外边

一扔。

种子跳过墙，掉在一个商店门口。商人拾起来，高兴极了，他说：“希奇的种子掉在我的门口，这一定是要发财了。”他就把种子种在商店旁边。他盼着种子快发芽开花，每天开店的时候去看一回，收店的时候还要去看一回。一年很快过去了，并没看见



碧玉一般的芽钻出来。商人生气了，说：“我真是傻子，以为是什么希奇的种子！原来是死的，又臭又难看。现在明白了，不为它这个坏东西耗费精神了。”他就把种子挖出来，往街上一扔。

种子在街上躺了半天，让清道夫跟脏土一块儿扫在秽土车里，倒在军营旁边。一个兵士拾起来，很高兴地说：“希奇的种子让我拾着了，一定是要升官。”他就把种子种在军营旁边。他盼着种子快发芽开花，下操的时候就蹲在旁边看着，怀里抱着短枪。别的兵士问他蹲在那里干什么，他瞒着不说。

一年多过去了，还没见碧玉一般的芽钻出来。兵

士生气了，他说：“我真是傻子，以为是什么希奇的种子！原来是死的，又臭又难看。现在明白了，不为它这个坏东西耗费精神了。”他就把种子挖出来，用全身的力气，往很远的地方一扔。



种子飞起来，象坐了飞机。飞呀，飞呀，飞呀，最后掉下来，正是一片碧绿的麦田。



麦田里有个年轻的农夫，皮肤晒得象酱的颜色，红里透黑，胳膊上的筋肉一块块地凸起来，象雕刻的大力士。他手里拿着一把曲颈锄，正在松动田地里的土。他锄一会儿，抬起头来四外看看，由嘴边透出和平的微笑。



笑。

他看见种子掉下来，说：“吓，真是一粒可爱的种子！种上它。”就用锄刨了一个坑，把种子埋在里边。



他照常工作，该耕就耕，该锄就锄，该浇就浇——自然，种那粒种子的地方也一样，耕，锄，浇，样样都做到了。

没几天，在埋那粒种子的地方，碧绿的象小指那样粗的嫩芽钻出来了。又过几天，拔干，抽枝，一棵活象碧玉雕成的小树站在田地里了。梢上很快长了花苞，起初只有核桃那样大，长啊，长啊，象橘子了，象苹果了，象柚子了，终于长到西瓜那样大，开了。瓣是红的，数不清有多少层，蕊是金黄的，数不清有多少根。由花瓣上，由花蕊里，一种新奇的浓厚的香味放出来，不管是谁，走近了，沾在身上，就永远不散。

年轻的农夫还是照常工作，在田地里来来往往。从这棵希奇的花旁边走过的时候，他稍微站一会儿，看看花，看看叶，由嘴边透出和平的微笑。

乡村的人都来看这希奇的花。回去的时候，脸上都挂着和平的微笑，都沾了满身的香味。

一九二一年作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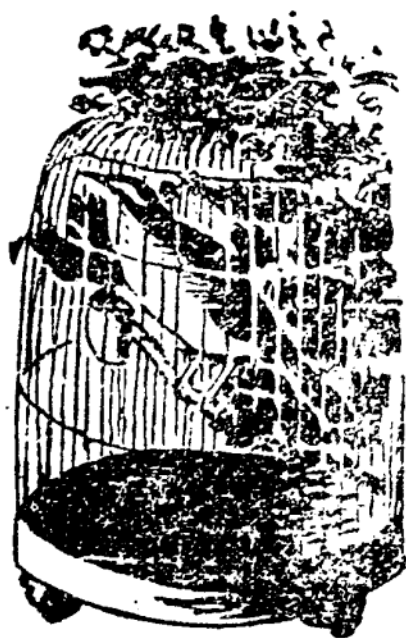
画 眉

一个黄金的鸟笼里，养着一只画眉。明亮的阳光照在笼栏上，放出耀眼的光辉，赛过国王的宫殿。盛水的罐儿是碧玉做的，把里边的清水照得象雨后的荷塘。鸟食罐儿是玛瑙做的，颜色跟栗子一模一样。还有架在笼里的三根横棍，预备画眉站在上面的，是象牙做的。盖在顶上的笼罩，预备晚上罩在笼子外边的，是最细的丝织成的缎子做的。

那画眉，全身的羽毛油光光的，一根不缺，也没一根不顺溜。这是因为它吃得讲究，每天还要洗两回澡。它舒服极了，每逢吃饱了，洗干净了，就在笼子里跳来跳去。跳累了，就站在象牙的横棍上歇一会儿，或者这一根，或者那一根。这时候，它用嘴刷刷这根毛，刷刷

那根毛，接着，抖一抖身子，拍一拍翅膀，很灵敏地四外看一看，就又跳来跳去了。

它叫的声音温柔，宛转，花样多，能让听的人听得出神，象喝酒喝到半醉的样子。养它的是个阔公子哥儿，爱它简直爱得要命。它喝的水，哥儿要亲自到山泉那儿去取，并且要过滤。吃的栗子，哥



儿要亲手拣，粒粒要肥要圆，并且要用水洗过。哥儿为什么要这样费心呢？为什么要给画眉预备这样华丽的笼子呢？因为哥儿爱听画眉唱歌，只要画眉一叫，哥儿就快活得没法说。

说到画眉呢，它也知道哥儿待它好，最爱听它唱歌，它就接连不断地唱歌给哥儿听，哪怕唱累了，还是唱。它还不明白，张开嘴叫几声有什么好听。它猜不透哥儿是什么心。可是它知道，哥儿确是最爱听它唱，那就为哥儿唱吧。哥儿又常跟同伴的姊妹兄弟们说：“我的画眉好极了，唱得太好听，你们来听听。”姊妹兄弟

们来了，围着看，围着听，都很高兴，都说了很多赞美的话。画眉想：“我实在觉不出来自己的叫声有什么好听，为什么他们也一样地爱听呢？”但是这些人是哥儿约来的，应酬不好，哥儿就要伤心，那就为哥儿唱吧。

日子一天天地过去，它的生活总是照常，样样都很好。它接连不断地唱，为哥儿，为哥儿的姊妹兄弟们。不过始终不明白自己唱的有什么意义和趣味。

画眉很纳闷，总想找个机会弄明白。有一天，哥儿给它加食添水，完了忘记关笼门，就走开了。画眉走到笼门，往外望一望，一跳，就跳到外边，又一飞，就飞到屋顶上。它四外看看，新奇，美丽。深蓝的天空，飘着小白帆似的云。葱绿的柳梢摇摇摆摆，不知谁家的院里，杏花开得象一团火。往远处看，山腰围着淡淡的烟，好象一个刚醒的人，还在睡眼朦胧。它越看越高兴，由这边跳到那边，又由那边跳到这边，然后站住，又看了老半天。

它的心飘起来了，忘了鸟笼，也忘了以前的生活，一兴奋，就飞起来，开始它也不知道是往哪里远方飞。它飞过绿的草原，飞过满盖黄沙的旷野，飞过波浪拍天的长江，飞过浊流滚滚的黄河，才想休息一会儿。它收拢翅膀，往下落，正好落在一个大城市的城楼上。下边是街市，行人，车马，拥挤拥挤，看得十分清楚。

希奇的景象由远处过来了。街道上，一个人半躺在一个左右有两个轮子的木槽子里，另一个人在前边拉着飞跑。还不只一个，这一个刚过去，后边又过来一长串。画眉想：“那些半躺在木槽子里的人大概是没有腿吧？要不，为什么一定要旁人拉着才能走呢？”它就仔细看半躺在上边的人，原来下半蒙着很精致的花毛毯，就在毛毯靠下的那一边，露出擦得放光的最时兴的黑皮鞋。“那么，可见也是有腿了。为什么要别人拉着走呢？这样，一百个人里不就有五十个是废物了吗？”它越想越不明白。

“或者那些拉着别人跑的人以为这件事很有意思吧？”可是细看看又不对。那些人脸涨得通红，汗往下滴，背上热气腾腾的，象刚离开锅的蒸笼盖。身子斜向



前，迈大步，象正在逃命的鸵鸟，这只脚还没完全着地，那只脚早扔出去。“为什么这样急呢？这是到哪里去呢？”画眉想不明白。这时候，它看见半躺在上边的人用手往左一指，前边跑的人就立刻一顿，接着身子一扭，轮子，槽子，连上边半躺着的人，就一齐往左一转，又跑下去。它明白了，“原来飞跑的人是为别人跑。难怪他们没有笑容，也不唱赞美跑的歌，因为他们并不觉得跑是有意义和趣味的。”

它很烦闷，想起一个人当了别人的两条腿，心里不痛快，就很感慨地唱起来。它用歌声可怜那些不幸的人，可怜他们的劳力只为一个别人，他们做的事没有一些意义和趣味。

它不忍再看那些不幸的人，想换个地方歇一会儿，一飞就飞到一座楼房的绿漆栏杆上。栏杆对面是一个大房间，隔着窗户往里看，许多阔气的人正围着桌子吃饭。桌上铺的布白得象雪。刀子，叉子，玻璃酒杯，大大小小的花瓷盘子，都放出晃眼的光。中间是一个大花瓶，里边插着各种颜色的鲜花。围着桌子的人呢，个个红光满面，眼眯着，象是正在品评酒的滋味。楼下传来声音。它赶紧往楼下看，情形完全变了。一个长木板上，刀旁边，一条没头没尾的鱼，一小堆切成丝的肉，几只去了壳的大虾，还有一些切得七零八碎的鸡鸭。木

板旁边，水缸，脏水桶，盘、碗、碟、匙，各种瓶子，煤，劈柴，堆得乱七八糟，遍地都是。屋里有几个人，上身光着，满身油腻，正在浓厚的油烟、蒸气里忙忙碌碌。一个人脸冲着火，用锅炒什么。油一下锅，锅边上就冒起一团火，把他的脸、胳膊烤得通红。菜炒好了，倒在花瓷盘子里，一个穿白衣服的人接过去，上楼了。不一会儿，就由楼上传出欢笑的声音，刀子、叉子的光又在桌面上闪起来。

画眉就想：“楼下那些人大概是有病吧？要不，为什么一天到晚在火旁边烤着呢。他们站在那里忙忙碌碌，是因为觉得很有意义和趣味吗？”可是细看看，都不大对。“要是受了寒，为什么不到家里蒙上被躺着？要是觉得有意义，有趣味，为什么脸上一点儿笑容也没



有？为什么不做熟了自己吃？对了，他们是听了穿白衣服的人的吩咐，才皱着眉，慌手慌脚地洗这个，炒那个。他们忙碌，不是自己要这样，是因为别人要吃才这样。”

它很烦闷，想起一个人成了别人的做饭机器，心里不痛快，就很感慨地唱起来。它用歌声可怜那些不幸的人，可怜他们的劳力只为一些别人，他们做的事没有一些意义和趣味。

它不忍再看那些不幸的人，想换个地方歇一会儿，一展翅就飞起来。飞过一条弯弯曲曲的胡同，僻静得很，就从那里悠悠荡荡地传出三弦和一个女孩子歌唱的声音。它一拢翅膀，落在一个屋顶上。屋顶上有个玻璃天窗，它从那里往下看，一把椅子，上边坐着个黑大汉，弹着三弦，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站在旁边唱。它就想：“这回可看到幸福的人了！他们正奏乐唱歌，当然知道音乐的趣味了。我倒要看看他们会乐到什么样。”它就一面听，一面仔细看着。

没想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，它又想错了。那个女孩子唱，越唱越紧，越唱越高，脸涨红了，拔那个顶高的声音的时候，眉皱了好几回，眉上的青筋露出来，胸一起一伏，几乎断了气。调门好容易一点点地溜下来，可是唱词太繁杂，字象流水一样往外滚，连喘口气也为